

G 408-10

• 供批判用 •

张铁生、刘继业的反动言论

一九七六年十一月

张铁生、刘继业的反动言论

注：下面三件材料，是张铁生、刘继业谈话的记录原件

(一)

张铁生、刘继业同志谈情况记录

(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晚十一时三十分)

九月九日晚张铁生、刘继业同志专程从铁岭赶到沈阳，要求向团省委领导同志汇报情况，先到新华社辽宁分社，十一点三十分到团省委机关，德民同志接待了他们。现将谈话记录整理如下：

张铁生：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，全国人民都很悲痛，但是，光哭没有用，关键在于化悲痛为力量。从我个人的思想来说，听到这个消息以后，内心无比悲痛，但也确实担心。因为，我现在思想上想的是，目前，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的政治局势是一个重要的时期，也可以说是一个严重时期。以前，毛主席健在，我们大树底下好乘凉，背靠大树，有靠头，以后靠谁呢？当然也可以说有靠头，有党中央的领导，有毛主席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。我们这些人的脑袋都是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，要靠，就得靠执行毛主席革

命路线。

自从四届人大开过以来，我的想法一直很多。我认为四届人大开得很不好，开得很不成功，走了两个极端，强调代表性，却让一些走资派进了人大常委会。我是以工农兵的代表身份进人大常委会的，还是一个常委委员，却是和一些走资派进常委会的，和他们坐在一起。我认为这样做，说明路线上各派政治力量作了让步，没有真正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，当时，我感到这样做，气候不对。还有朱老怎死了，一没有拍电影，也没有拍电视，事情发生突然，事后不了了之，叫人不好理解。

去年七、八、九月时，就感到鼓吹奇谈怪论的不仅是邓小平，还有一些同志，有的还叫得挺凶。现在，我们的国家好象一个大家庭一样，父亲去世了，家里有老大、老二、老三，只能靠老大领着过日子。现在的问题是，老大是不是可靠！我说的充满着担心就在这里。我虽然是人大常委会委员，但没有起到作用，心里话不能到人大常委会上去讲，一直没有讲出来。现在邓纳吉是不是有人在支持它，邓纳吉会不会再上台？我认为这个人思想是右的，执行路线是保守的，他对文化大革命没有真正认识，没有真正理解，对儒法斗争也有过研究，但发表的意见，观点是反动的。去年养猪会，他有个讲话，后来发了20号文件，他的讲话，其中许多话充满着对文化大革命的敌对情绪。今年，两个决议发表后，我以人大常委会委员的名义发表了一些意见，给华总理提了许多问题，但都没有最后答

案。

远新政委长期以来，连个中央委员都不是，真叫人不好理解。华现在是第一号人物了，已经是很显赫了，但不知他到底要干什么？我给党中央和人大写过信，没想到主席会去世这么早。他在计委会上的讲话，与洪文的讲话就不一样，不能说绝然不同，但起码是有差距。他在讲话中不讲党的基本路线，不讲深入批邓，不讲批判资产阶级法权，不讲文化大革命，讲话是超阶级的观点。

总之一句话，目前，我对国家的领导人，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很担心，尤其是对军队充满了担心。

当然，我们也相信，现在在毛主席身边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，在精神上足以战胜保守势力，但是，今天在组织上没有保证。现在，一些问题发展苗头不对，如国家机关，就不是按巴黎公社精神去建立的，而是把党的一元化领导绝对化，神秘化，迷信化了。幸亏毛主席提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，不然，有人把党的一元化领导作借口，为达到个人目的大搞对党的迷信。现在可以说，没有真正的民主，国家机关不是按巴黎公社原则去建设，搞什么任命制，党委可以代替一切，革委会可以名存实亡，这些东西，都是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相违背的，是反动的。我们今天要的是巴黎公社精神，要真正的民主，在锦州的大会上，我也讲过类似的话。

现在，说实在话，对许多问题，我充满着不信任，担心。今天

听治丧委员会名单，最后才听到有远新政委的名字，才感到有某种安慰，算是幸运吧。

对这些问题的看法，也许是我们坐井观天，有片面性。但我们认为担心是有根据的，态度是积极的，是认真的，是严肃的。我是下定了决心，做好了准备的，一定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，在省委的领导下，准备迎接更大的风浪，迎接党内第十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。我们一定要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下去。

今天晚上，我们这么远来了，是想向团省委领导建议，把吴献忠、柴春泽等同志召集到一起，畅谈一下，在这个关键时刻，让我们这些人能在一起学习一下，交流一下思想，从而保持清醒的头脑。

刘继业：

担心和有信心是同时存在的。我们很同意今年八月初辽报发表省理论讨论会的情况时讲的“阶级斗争的反复性是不可避免的”的观点，说明，邓纳吉还可能上台。这一点，必须提醒全党和全国人民注意。

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想法，《告全国人民书》的发表，在全国人民中必将产生很大震动。我们首先考虑到的青年战线，一定受震动更大。在这个重要的转折关头，需要用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统帅

我们的思想。因此，我们建议团省委把青年战线的典型请上来，希望团省委给帮个忙，让我们这些人有条件在一起学习学习，统一思想，统一行动。目的，是让我们的思想尽快适应这一重大变革。

张铁生：

最近我收到不少南方战友的来信，反映一类老爷、二类老爷、三类老爷没有被揭露，不少革命造反派同样在受压，受打击。以前，有的材料讲到福建、山西的情况，一些问题不好解决。山西把三、四号文件，也就是华的那个讲话，当作喜讯来传达，为什么抓一、二号文件的传达没有那么大的劲头，这是偶然的吗？我认为，这是呼应，是思想上合拍。

这些问题，我不想和更多的人讲，只对他（指刘继业同志）说了一些，以免引起人们的思想混乱。不过，一旦召开人大，在会上我是要讲的，我要当面提问题，要他当面回答。也许有人要把“唯恐天下不乱”的大帽子给我扣上，但有党和人民的支持，有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，我们什么也不怕，相信我们的事业是一定会胜利的。

我真担心，这样一个思想路线是右的，满脑子旧的东西，大搞唯生产力论的人，是不是在政治局也有一些他这样的人在支持拥护他。用毛主席提名来堵人们的嘴，何况当时主席是在生病期间呢？

(二)

张铁生、刘继业同志同省知青办领导同志的谈话

(一九七六年九月十日)

张铁生：

对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非常悲痛。我们要求把我省的知识青年典型尽快召集到一起，统一思想，统一意志。请献忠、春泽同志都来，有好处。

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后，有个感觉，主席不在了，靠谁？原则上讲，靠主席的路线，靠毛泽东思想，[※]但也要组织路线的保证。这就是班子路线、班子建设问题。我们省委是信得过的。几年来，党内路线斗争的实践证明，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司令部。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、缩小三大差别上，步子是比较大的。虽然保守势力也是大的，但优势是毛主席的好学生、无产阶级革命派。建议省委保持独立见解，象去年七、八、九三个月，在大是大非面前，坚持自己的见解，保持自己的独立性。

我对主席不在的中央不放心。一年多感觉挺大。一般场合下不能讲。昨天同刘继业谈，应往最坏处着想，头脑中不应有绝对的概念。

人民委托我参加四届人大，会议开得很草率，很紧张，宣传搞得也很差一些。去年七、八、九出现那么多问题。中央两项决议发表后，大家都坚决拥护，我自己对新任总理说了一些话，是不放心的。这个人思想路线是右的，是糊涂的。对去年七、八、九月的言论不知是否认了帐，是否同邓划清界限？我看是没划清，感情是对路的。

最早，是在研究儒法斗争史时，他同中央、江青同志唱了反调。

去年，传达20号文件，关于养猪问题时，传达了上的讲话，他对文化大革命没感情，从满腹牢骚看，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促进派，是偏右的。

最近，在传达中央13号文件时，传达了他在全国计划会上的讲话，他的许多话不象党中央讲的话。没突出党的基本路线，没突出批邓。有一些超阶级的观点。他同王洪文同志的插话不一样。洪文同志强调同党内资产阶级斗。华的讲话对右的人是个鼓舞。有的省有人来信说，他们全省传达，而不是内部传达，反响很大，二老爷很猖狂。他可是国家的一把手了。

有话就讲，我可是坐不住了。想听听领导的意见。我对省委是从内心到外拥护的，愿跟省委干一辈子革命。希望同省委、各方面的领导同志谈谈。我不能和别人讲，把自己担心的事情想和领导谈谈。自己无所顾虑，心怀坦白。没有顾虑、隐瞒自己的观点。

主席逝世有可能成为转折，但愿不能这样。这是一个严重时期。主席在世时，右倾翻案风还很猖狂，无产阶级革命派虽然在政治、理论上占了上风，但在数量上还是被汪洋大海所包围。外省、北京都有不少大老爷。主席病逝后，把形势想得更残酷一些。哭是没有用的，只能表达对毛主席的感情。化悲痛为力量，不只是一句口号，要把眼泪变成同走资派斗争的炮弹。要冷静地考虑一些问题。大哭是不对的。现在，冷静地考虑问题的不是大多数。理智地考虑问题，用主席思想、指示指导行动的不是很多。这是好人，但是糊涂人，走资派不害怕。走资派最害怕的是坚定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。应把眼睛瞪大一点。

因而，想请青年们谈谈、统一思想，在省委领导下统一行动。

请将我们的意见转告省委领导同志，转告远新同志。

刘继业：

现在，担心大于悲痛。最好的悼念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。不是杞子忧天倾。远新同志曾讲，邓纳吉有可能重新上台。这种担心总比麻木不仁好得多。

(三)

张铁生同志最近的一次谈话

九月十四日，我们请张铁生同志谈谈毛主席逝世后的思想情况。现把他的谈话整理如下：

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，是建党建军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损失。我心里万分悲痛。主席讲过，人固有一死，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，道理是这样，但从感情上过不去。

党中央号召我们化悲痛为力量，这决不是一句名词、概念。现在看，光悲痛是不行的，要做好思想准备，把问题想得严重一些，要比光悲伤强的多。

毛主席逝世前发表的重要指示和批示，都是遗言和忠告。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，走资派还在走。毛主席告诫我们全党要懂得路线斗争更加复杂激烈。批邓、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，现在更使人容易理解了。这也是主席没有做完的事业，是主席的遗嘱。

资产阶级就在党内，邓小平还留在党内，邓小平还有非常大的社会基础，邓还是想纠集力量重新上台、乘机反扑的。他的社会基础尤其在国家机关“大老爷”、“二老爷”那里，有好多掌权的

人、说了算的人，还是听他的话的。可怕的是咱们忘记毛主席的遗嘱，丢掉阶级斗争和党的基本路线。也可能邓小平错误的估计形势，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，在一个时候冒出来重新上台，这是很有可能的。主席不在，但是主席思想是永存的，四卷宝书永放光芒。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，现在不是五十年代的情况，也不是当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人民的情况，中国人民知道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，知道科学社会主义，有高度的觉悟，有革命理论的指导，所以走资派要重新上台又没那么容易和便宜。如果他们敢于冒险，很可能当即死亡，最多是个短命鬼（短命可能是几年或几十年）。复辟上台绝对不行，这是需要和邓纳吉讲清楚的。人民会相信自己的力量，能够战胜他们的。走资派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他们最害怕有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的人，八亿人民掌握了毛泽东思想，这种精神力量就会变成革命力量和物质力量，如果他们反扑，那只能是鸡蛋碰石头！

主席逝世后，要把问题想得复杂一些、困难一些、艰巨一些，做好一切准备，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颠覆活动和突然袭击。当前特别要注意国内的问题，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。所谓国内的问题就是文化大革命成果能不能保住，批邓、反击右倾翻案风能不能深入的问题。主席叫我们抓党的基本路线，把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到底，主席没有叫咱们哭，咱们要冷静。

特别要警惕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表演。如果天安门再出现反革

命事件，那将可能是全国性的复辟。我看主席逝世后光流眼泪而不去想这些问题的人，只能说是具有朴素的阶级感情，没有路线觉悟。资产阶级就在党内，党中央有没有，特别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，主席把话说到家了。下边出了修正主义成不了气候，大老爷出修正主义影响全国。告人民书中一再强调要维护党的团结，服从党中央的领导。自己的理解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正确领导。

对咱们这个党要坚持一分为二，对党中央、省委、国家都是这样。很可能将来有人强调一元化，借主席的威信，把自己装扮成党，自己就是党。如果你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，你只能是个两腿支着肚子的人，是修正主义的党。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是最高原则。

在主席思想的哺育下，学会了辩证法，学会了阶级分析。我认为，主席逝世后，过极悲伤意义不大，应当把眼睛擦得更亮，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，特别要注意邓的复辟活动。只有这样，才能是化悲痛为力量，继承主席的遗志。有些人流完泪不想问题，该吃的吃，该喝的喝，照样打扑克下象棋，这是糊涂人，是路线觉悟不高的人。从学校看修正主义确有基础，对新生事物冷淡，使新生事物受压，老师就怕表扬，一表扬就孤立。这部分人主席掌权时说好，将来如果修正主义路线掌权、散布福利主义时，也就容易站过去。有很多人有不满意情绪不说，克己到了修正主义上台时，屁股就难免坐到人家那边去。接触一个解放军学员，歪戴着帽，我说别这

样，他说，你看，谁管？象去年哪！

过去，一直是主席为我们撑腰，靠这棵大树。主席逝世了，还去靠谁？当然不是说没有靠头，靠主席路线。毛主席革命路线是永存的、靠得住的。

总结一下自己从无知的孩子变成革命的青年、党员，时时刻刻都离不开毛泽东思想的哺育，都是毛主席教导的结果。今后我要努力学习，坚定地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，上山下乡，扎根农村，当一个胸怀天下大事的最普通的农民，当一个能够代表人民的人民代表，坚决继承毛主席的遗志，作好同走资派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，作好打仗的准备，牺牲的准备，把革命进行到底。

孔 繁 文

（注：这篇谈话刊登在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二日，辽宁日报社调查研究部编的《记者汇报》上）